

■纪 念

玉峰之上读黄尧

□杨红昆



黄 尧

作家黄尧走了。2026年4月11日,这位新时期云南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0岁。消息传来,云南的山水仿佛静默了一瞬——那些他写过的边地、走过的小路、守过的茶花,似乎都在那一刹那间,又看到了他的背影。

我与黄尧的交往,始于1986年的丽江。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云南省作协一年多,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读书,未曾谋面。他从泸沽湖返回,我们在玉龙雪山下相遇。说来也奇怪,虽从未见过,我们却一见如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们成了相处最好的同事、朋友、兄弟。黄尧于1987年毕业返回云南后,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协主席、云南学院院长。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云南的许多地方——大理、丽江、迪庆,参加滇西文学笔会,组织文学活动。他担任云南省作协主席时,我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后来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成立,他任会长,我仍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上是在搭档,生活中是朋友——几十年如此,从未变过。

黄尧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傲气”。第一次见他的人,往往会觉得这个人不好接近——白发飞雪,衣着挺括,坐在那里,气场强大到让人不敢轻易开口。有人向他敬酒,他谈兴正浓时也不过把杯子略举。但我知道,那不是傲慢,是一个文人骨子里的真性情。他对基层作者极好,对少数民族作者也是天生的亲切。那种亲切不是因为工作的热情,而是生命里长出来的东西——他曾在德宏山区插队农劳多年,对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情谊。

他选上云南省作协主席几个月就退休了,由我主持作协工作,我们配合默契。大事我们一起商量,他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但有时工作被上级领导批评了,他都主动去承担责任。他就是作协的一棵大树,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后来到了报告文学学会,也是如此。特别是丹增同志到云南后,在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文学发展迅猛,有多人获鲁迅文学奖、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我们共同推动了湄公河流域六国主办的湄公河文学奖在云南省落地,举办了多届东南亚南亚文学论坛;申请专项文学创作资金,多数项目资金至今仍在沿用;创立云南省作家聘用制度,制定云南省作家职称评审条例……我们研讨昭通文学现象,建立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基地,创立滇东、滇西文学奖,举办西南五省一市鲁迅文学院作家培训班,推动五省区创作笔会的重启,争取到各项重要文学会议和奖项到云南举办。那些年我们努力做,但从不声张。

而作为一个作家,黄尧则是边地当之无愧的歌者。

1981年,35岁的黄尧在《边疆文艺》发表了《蛮牛的新寨》。那一年,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正在揭开,而黄尧的作品呈现的是鲜活生动的边地生活。《小说月报》的编辑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注意到了这个来自云南的声音。此后,黄尧笔下的《黑蛙谷》《纳多》《江心岛》《荒火》等一一问世。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崇尚原始本真,讴歌人的生命力。有学者评价他是“文化型作家”,这话不错。他的文学是扎在云南土地里的文学,是从边地的风、雪山的水、村寨的火塘里长出来的文学。

而他的散文则另有一番风景。那年端午应约去他处。先品过桥米线,又喝他的陈年普洱,看他新作的书画,聊家常,谈古今,一坐就到大半夜。黄兄拿出几篇书写的随性小作,让我们欣赏。他腹中的锦绣与才气是按不住的,喷涌而出。书写的句子字字经得起推敲,端正正用小楷笔誊在宣纸上,看着很是享受。他写的是记忆里的那些好时光——春日里的山茶花,冬夜的青钢炭,山野间的火把果,夏日里盛开的喇叭花。火把节年年过,卖花声岁岁闻,那些曾经寻常的日子,在他笔下全成了画。那一晚我们说了很多话,夜深了还不想散。黄兄的散文真是宝贝,比之他的小说,我以为是不可忽视的。可惜重视其

散文的评述不多。

而他的古诗词又是另外的韵味。他写给他做手术的医生的“大道健行借山景,野径觅幽怜弱花。真香一壶存冰玉,碧叶寸阴待丹霞”,把医者仁心写得入木三分。诗中的“大道健行”四字被唐似亮用作书写杨善洲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的题目——这部作品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而他写给我的五言绝句更是精妙地写出了我当年的心境及工作生活上的窘态:“落叶喜树歌,夜半蛙鼓鼓。难得眠春晓,晨昏废读书。窗前有细柳,砚底残墨枯。翠湖旧小桥,荷影梦露露。”我当时的居所与翠湖仅一墙之隔。这数句诗里既有翠湖荷景,又有失眠之苦,还有与文学相守的心情,让人唏嘘不已。

去年看照片,在他北京住所的案头,文房四宝依旧整齐地摆着。他的手不抖,思路也清晰。在那个时空交错的季节,想起他那些写云南风物的文字,忽然就冒出几句以应和他:“春日山茶铺满街,夏日喇叭叫喳喳。秋日火把红遍野,冬日青钢笑哈哈。”应和的都是他写过的以及我们共同见过的昆明景致。

他这一生,写了云南的许多草木山水,也帮了许多写云南的人。那些文字和人都还在。

说到黄尧的文学,不能不提一个人——纳都。

第一次去丽江,是在1986年的暮春,结束了大理剑川县的增百致富工作队的帮扶工作之后。在剑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只要天气晴朗,站在剑湖边上就能望见玉龙雪山。当时大家约定,帮扶告一段落后,争取去丽江一睹玉龙雪山的芳容。彼时去丽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确实离昆明太遥远了。

坐落在丽江玉龙雪山南麓的玉峰寺,是丽江五大佛寺之一。寺不大,一院而已。西北垭口,可览玉龙侧峰。这里风景优美,一股清泉从寺后流过。小寺名传,皆因寺中有一株茶花,名“万朵山茶”,已有几百年历史。“有茶花的寺院很多,独此称奇,是因为有一位护花人纳都。”

这是我与黄尧第一次到玉峰寺。正是茶花盛季,万朵压枝,灿如云霞。一个喇嘛身量不高,话语不多,一身猩红长褂,腰间勒玄黄带子,在寺门前迎接我们,这就是纳都了。那年他已六十有余。在茶花映照下,面如古铜。而透着太阳暖色的浅笑,让人心生欢喜。黄尧与其相熟,纳都话渐多。那些年到玉峰寺的人不多。老朋友相见,他有问必答,在花树下,边喝他的雪茶,边听他讲茶花的逸事。

以后去丽江,只要有空,都会去看看,也不都是茶花季节,也不只为看花,就看树好不好、人好不好。那时,黄尧根据纳都的经历写了个短篇小说《纳多》。他嫌“都”音不如“多”音清亮,改了。小说收在他的第一个集子《荒火》里。他写纳多4岁被送到寺里做小和尚,写他背雪伺花——小小年纪背起高过头顶的红漆木桶,“爬过五百多蹬歪斜的石级”去取雪。以后他常年背雪,“十年之后的一个初冬,这株连理而生的茶花树突然爆出了3000多个花蕾”。黄尧写纳多,其实是在写一种精神——一个人用一生守护一样东西的精神。纳多毕生侍奉那株茶花,从孩童到老者,从青丝到白头。

1997年秋,黄尧携女儿上玉峰寺再访纳都。纳都佝偻着身子,翻出渍的萝卜蜜饯、种的

葵花子和核桃让他带走,临别又让他带走一罐冬蜜。女儿问:“爸爸,这样的朋友你有多少?”黄尧心下一禅语:“‘茶花仰面看’,止一人。”

2011年10月,我因参加滇西文学笔会来到丽江。结束后,黄尧和我在木祥陪同下又上玉峰寺。进得山门,旧寺依然,茶花树已在望,只是恰逢深秋,茶树少了一些青翠。寺院里干干净净的,有清扫过后的幽静。这时,看到走廊下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正中有纳都尺幅僧装彩照,下方写着“丽江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为纳都九十五寿辰举行贺典”。我们愕然:“纳都还在?”一个女孩接过话头:“他就在那里!”

后来,黄尧再写纳都的《一峰一花一指》便到了我手中。这篇散文写的既是纳都,又何尝不是黄尧自己?纳都守着一株茶花守了一辈子,黄尧守着一方文学也守了一辈子。他们都是那种“不衰竭,与时光相竞”的人。

而后几年,再到玉峰寺,纳都已经走了,享年99岁。如今,黄尧也走了!

黄尧一生出版五卷本文集,创作涉及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文化研究、文艺评论诸多领域。他的《生命的近似值》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世纪木鼓》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电视剧本多次获飞天奖。他始终扎根云岭大地,深情书写边疆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他为云南文学做的事情太多了——培养作家、组织活动、推动交流,桩桩件件,都是扎扎实实的。

但他留给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体的、微小的、温暖的瞬间。1986年暮春在丽江的第一次见面,此后几十年里一起走过的山路、喝过的酒、谈过的文学,永远令我难忘。

纳都守茶花守到99岁,茶花还在,人走了。黄尧守文学守了近五十载,作品还在,人也走了。但有些东西是走不了的——就像玉龙雪山还在那里,万朵山茶还在那里。在云南的山水之间,在那些黄尧写过的文字里,在那些他帮助过的作者心中,黄尧一直都在。就像纳都与那株茶花——树在,人就在;文在,精神就在!

东坡归处

□马彦如

成语“买田阳羨”,意为辞官归隐,出自苏轼的“买田阳羨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每念此词,我总不禁想到,古称阳羨的宜兴,藏着怎样的一片山水,才能让这位有才华又能豁达面对困境的大文豪念兹在兹?大暑刚过,热气蒸腾如沸,蝉鸣密织成网,我携着半生敬仰,寻向他一再驻足的土地。

宜兴有座东坡书院,坐落于丁蜀镇蜀山南麓。白墙黛瓦在绿树浓荫的环拥里,透着古朴清幽。门楣上“东坡书院”四字,笔力遒劲,乃书法大师舒同的手笔。跨进书院的刹那,热浪被隔绝在外,只余满院清凉。青石板甬道逶迤,尽头是一汪泮池。古时“入泮”即代表入学,池上青石拱桥唤作泮桥。拾级而上,仿佛掀开时光的序幕,看到当年书院学子的身影,从此踏入东坡先生的文脉遗泽。

飨堂中央矗立着徐秀棠所塑的苏轼紫砂像。先生长袍宽袖,右手握笔悬于半空,目光深邃,似有千古名句要从笔尖流淌而出。堂中高挂“东坡买田处”匾额,为清代宜兴籍吏部侍郎周家楣所题。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的东坡诞辰,本地文人士子都会自发会聚于该处,焚香诵诗,与千年前的先生遥相对话。

院内讲堂又名“似蜀堂”。堂内简洁素净,桌椅俨然。“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先生的教诲隐约仍在梁间回响。宜兴蜀山原名独山,苏轼到访时,见风景颇似故乡四川眉山,不禁叹道:“此山似蜀。”当地人听了,索性将独山易名蜀山。讲堂后的橘园,不大,却盈盈诗意。“阳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此园即为纪念苏轼《楚颂帖》的意境而建,还原了他“种柑橘三百本”的田园理想。园内橘树郁郁葱葱,楚颂亭掩

映其间。右侧的东坡井涌着汩汩清泉,相传为苏轼亲手开凿,至今清冽如初。

苏轼与阳羨的缘分,早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埋下伏笔。那年他与宜兴人蒋之奇、单锡同榜考中进士。琼林宴上三人同坐一桌,蒋之奇谈起家乡“溪山如画”,令苏轼心驰神往。把酒言欢之际,三人许下卜居阳羨之约。中榜进士时,苏轼年仅21岁,未必能料到这场年少约定会成为他半生的执念。北宋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曾多次往来于宜兴与杭州之间。阳羨山清水秀,鱼米丰饶,加上绵延不绝的江南文脉,果然让他倾心不已。

宦海沉浮,苏轼一生数次在各地筹谋购买宅地,均未成功。直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他从黄州贬谪汝州,途经宜兴,与蒋之奇重逢,追忆起二十七年前旧约,重燃了在此置买宅地的想法。蒋之奇鼎力相助,两人一拍即合。不过,在二人相逢和诗的《次韵蒋颖叔》一诗中,他写道:“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可见哪怕屡遭贬谪,对此时归隐,苏轼还是心有不甘。世事弄人。长途跋涉,加上旅途劳顿,幼子不幸夭折,令苏轼心灰意冷,这才决意将阳羨定作自己人生的“疗愈”之地。身为朝廷命官,他本无择居之权,经多次上表乞居阳羨,直至1085年后,苏家编户才得以正式落籍。

苏轼毕生执着于对文化的推广,不分地域。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他托田客筑室于蜀山之麓,始称“东坡书堂”,开启讲学授业之举。后虽因官职调动辗转各地,仍常惦记归来小住。穿行于这方他曾经生活、讲学之地,恍若得见那穿越千年的灵魂。他除了留下有形的痕迹,更种下无形的文化根脉。

无数人喜爱苏轼,正是因他活成了大家所向往的理想模样,诗、词、文、书、画、美食无所不精,堪称才华“天花板”。散文《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兼具哲理与美感,流传千年仍被反复品读。他的诗词作品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涵盖人生的不同心境,能让不同的人找到精神共鸣。苏轼所代表的精神价值,早已超越文学艺术的成就,升华为一种融才情、生活与人格于一体的生命典范。

无论在朝在野,他始终关心民生疾苦。他在杭州任上主持修筑苏堤,为百姓根除水患。他在惠州引水利民,在儋州兴教开化。他也是个自带人间烟火气的人。他在黄州开垦“东坡”种地,发明的“东坡肉”到今天还是饭桌上的经典名菜。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评价十分中肯:“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苏轼在宜兴有多位知己好友。单锡是他的莫逆之交。他每次来宜兴湖汊都住单家,由单锡陪同遍游山水。据《宜兴人物志》记载,苏轼看中单锡的人品,亲自做媒把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单为妻,结成一段佳话。苏轼也与和桥镇闸口乡永定村的邵民瞻交好。邵民瞻新宅落成时,苏轼前往祝贺,亲书“天远堂”匾额。后来,苏轼还从蜀中带来一株海棠,亲手种在邵民瞻的庭院中。此后,他每每与邵氏通信,必问:“海棠无恙乎?”邵氏则答:“海棠无恙。”弹指千年,海棠依旧,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宜兴民间,流传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苏轼出资托邵民瞻在闸口买下一方宅院。移居前一晚,苏轼遇见一老妇在路边哭泣,便上前询问她为何夜不

归家。老妇回答,由于她的不孝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卖掉所居祖屋,故无家可回。得知自己购买的宅子正是老妇的祖屋时,苏轼不假思索就把购房合约焚毁,直接请老妇还家,也不索取所付之钱。毫不迟疑的善举,映照出的正是他才华背后,那颗深植于悲悯与仁爱的赤诚之心。

宜兴是我国著名的陶都,宋代时制陶技艺已十分先进。羊角山紫砂古窑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早期的紫砂壶残片。经考古证明,很多紫砂壶属宋中期之前烧造的。离丁蜀镇东坡书院仅一街之隔的蜀山古南街,是宜兴现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街,也是紫砂文化的发源地。苏轼好饮茶。相传,他在宜兴时,因嫌紫砂茶壶太小,且把手装在边侧,煮茶时易被烧黑、烫手,于是他照着灯笼形状捏出壶身,又仿房梁结构做出三叉提梁,别出心裁制成“东坡提梁壶”。但事实上,现存有确切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提梁壶是明代的吴经提梁壶。东坡提梁壶实际上是后人以苏轼的名义创制的,表达的是对他的缅怀和对其文化精神的传承。

遗憾的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遇赦北返途中,苏轼病逝常州,终未能实现“归老阳羨”的夙愿。一生之中,他的足迹遍及宜兴湖汊、蜀山、善卷洞等地,留下了百余篇诗文,处处体现着他对于阳羨这片土地的热爱与赞美。一生漂泊的苏轼对阳羨情有独钟。或许恰是在此处,他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平静。书院碑廊里复刻的《楚颂帖》最是动人——“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笔锋跌宕如起伏人生,墨迹浓淡间,藏着他与屈原《橘颂》的千年和鸣,也藏着他对那片精神橘园的无限眷恋。

